



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涉贪腐被拘留

7月1日萨科齐因涉嫌贪腐遭法国警方羁押，这是法国历史上首次有前总统因涉嫌贪腐遭警方羁押。



比利时党主席开会时打牌

6月30日，比利时布鲁塞尔，新弗拉芒联盟党主席巴尔特-德韦弗在众议院打扑克牌。当天，帕特里克-戴瓦尔在两轮投票中胜出，当选比利时新任众议院议长。



美国海军任命238年来首位女性四星上将

7月1日，美国海军为其首位女性四星上将举行了授衔仪式，使米歇尔·霍华德成为美国海军238年历史中第一位晋升到此高位的女性。



英国哈里王子被智利女记者求婚

英国哈里王子6月27日在智利被一名女记者求婚。这名记者说：“我姓米德尔顿，跟凯特王妃一样。我要当你的下一任妻子！”哈里听罢，笑了起来。

##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

赵景仁握钢钎的糙手又拿起笔，把自己和乡亲打工的酸甜苦辣悄悄记下，10余年的沉淀浓缩成的是一幅幅励志图景。在他的老屋、新屋、村南山上石场、工友家中，这些图景又被一一回放……

# 赵石匠：我有一个梦想……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李娜



## 监管不能打酱油

□ 叶祝颐

贵州独山县紫林山国家森林公园内2万余亩山林被破坏，目前已基本建成高尔夫球场和别墅，而且正在筹建原生态养老养生中心、生态农庄示范园区等，而这一切都是以“贵龙国际养生中心”的名义开发的。记者调查发现，从景区入口到山顶，随处可见大面积人工草坪。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紫林山国际高尔夫球场将建设成一个108洞的球场，目前已建成18洞。(6月24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早在2004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《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》，要求一律不得批准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，同时要清理已建、在建的高尔夫球场项目。此后，全国对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禁令一个接着一个。贵州独山县竟然破坏国家森林公园兴建高尔夫球场，这不是顶风作案吗？虽说独山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表示，曾到现场通知项目方停止违法用地，但是又辩称，县国土资源局没有执法权，只能通知他们停止违法用地，他们不听也没办法。堂堂国土资源局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违建行为竟然不能执法，任由高尔夫球场项目高调推进，执法权威何在？

不仅是独山县，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现象比较普遍。数据显示，2004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》时，全国大约有170家高尔夫球场。目前，全国高尔夫球场已达1000家左右。2004年以后新增的高尔夫球场显然就是违规建设的。据业内人士介绍，各地违法占地、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有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趋势，规模也越来越大。

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。人均淡水资源只有2200立方米，仅为世界平均水平1/4。而据介绍，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，每天用水量在2000至2500立方米。不少高尔夫球场为了保持茵茵绿草，不断抽取地下水灌溉草坪，导致地下水被严重超采。我国水资源本来就十分紧张，地下水本来就因生产生活需要被超采，违建高尔夫球场再大量攫取地下水，不仅打破了水资源平衡，而且可能给子孙后代带来“灭顶之灾”！

虽说高尔夫球场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地方形象，带动当地房地产业与旅游业的发展，给官员带来政绩光环。但是，地方不能违背国家土地制度与节能政策。在资源紧张警报一再拉响的当下，地方没有理由放任违建高尔夫球场“吞水吃地”。

地方牺牲广大民众的福祉去打造形象工程，迎合少数人的消费需求，显然难以服众。“民生优先”常常挂在某些官员的嘴边，为何光说不练？土地被占用，地下水被超采，森林公园被少数人霸占，其合理性、合法性何在？

有的地方为何热衷打造透支生态资源的形象工程呢？在我看来，主要原因在于，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尊重民意的习惯。虽然民众对“吞水吃地”的高尔夫球场用脚投票，但是高尔夫产业给地方带来面子风光与地价、房价上涨的暴利，造成发展幻觉。而且，打造形象工程并非一地独有的风景，从穷县打造一流亮化工程，到高尔夫球场建设一哄而起。由于问责乏力，法不责众，形象工程伤民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国家明令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，而高尔夫球场建设热成了公开的秘密，颇能说明问题。

责任编辑 郭爱凤

不声不响，6年时间，石匠赵景仁用拿钢钎的手，写就26万字的小说——《农民工》。近日，在东平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即将付梓。

6月17日，东平县银山镇毛山头村，记者来到赵景仁家。干净的庭院里，拖拉机、摩托车、电动车，排列有序，夹竹桃下的水池清澈见底。这座6年前花费12万元盖起的四间平房宅院，在杨树林的掩映下，更显得清静温馨。

进屋后，窗台下是一台盖着块“国民床单”的缝纫机，是媳妇当年的嫁妆，也是这位个头不高、肩宽膀厚的石匠写作的主战场。这位自称“拍客”的农民工，用手中的笔，把和乡亲们出外打工的艰辛经历，浓缩成一幅幅顽强奋斗的励志图景。在他的老屋、新屋、村南山上石场、老工友家中，这些图景又被一一回放……

## “哪里挣钱往哪里去”

“他小时候学习很好。要是他父亲还活着，家里有点钱，就去上大学了。”赵景仁80岁的母亲袁玄桂，在村中大梧桐树下对记者说。

“人家都说他不吃国家饭，亏了。”老人略有耳痒，脚下一只小白猫“喵喵”叫，老人则不断地絮叨着当年的遗憾。

赵景仁摆摆手，示意母亲不要再提旧事，因为那曾触伤他的心。

地瘦栽松柏，家贫子读书。赵景仁读书的生涯，却被贫困的家境羁绊：7岁时父亲去世，那一年哥哥16岁、姐姐11岁、弟弟3岁，家中三代守寡的老奶奶、奶奶、母亲种地为生，只能基本保持温饱。

家庭的重担迫使赵景仁回乡干活。“我这个石匠，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，除了种地、打石头别的也不会。”

毛山头村附近的山上，最不缺石头。随便选一处石壳掘下去，掀开三五尺的石盖后，便可采到上等青石。开山劈石，东平一带的乡俗颇有讲究，即使山被夷平，也会留下粗细不等的柱形石，作为根基，以示对自然的敬畏。

石匠活是力气活，更是细心活。采石时，百斤以上的大石头料，用钢钎分割成小块，再用人力背下山来；解石时，眯眼将手中的麻线定好位置，把斧头定准，一锤锤敲下；打磨时，需要合理剔除石料，心中有数，手里拿捏。如今，毛山头村各处散落着不同时期的石磨、石臼、石碾，皆出自本村石匠之手。

1985年，高中毕业的赵景仁开始钻到石窝里，学习石匠活儿。“那时候我白天上山采石头，黑天去梁山文化馆办的报社当编辑，给人批改稿子。那时候条件差，到处用手，夏天忍受蚊虫叮咬，冬天坐着两条腿都冻僵了，就在腿上盖个小棉被。”赵景仁回忆道。

“俺娘家当时就是相中他老实能干，有门手艺。结婚时，他家很穷，盖房子、办婚礼一共借了2800多块钱，足足还了3年多。”妻子邱继云说。

赵景仁不好意思地捏着手指，笑道：“其实不止2800块钱。”

“那时候他连吃饭时都看着书。我文化不高，也看不懂，他写到高兴的地方，就念给我听。白天干活，感觉时间不够用的，就晚上写。阴天下雨没法打工，他也不出去玩，自己在家写。”邱继云回忆道。

从婚后到1995年，赵景仁埋头写出一部名为《阳春白雪》的小说，大概内容是“阳春”、“白雪”两名下乡干部，用自己的品德感化贪污的村干部，让他们不再钻钱眼里去，在作风上有所转变。

如今，赵景仁的母亲身体硬朗，不愿搬与儿女同住，仍住在赵景仁当年的婚房里。在婚房的卧室门上，贴着“阳春白雪”的横批，“我当时觉得这都是好词，还有‘春风得意’啥的，就找了一个做小说人物名，事儿也是虚构的，但场景是我生活的农村。”

揣着处女作，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地小有名气的导演，想改编成电视剧。“时代变了，这次县委宣传部帮着我出版小说，解除我的后顾之忧。可那时候，他家很穷，盖房子、办婚礼一共借了2800多块钱，足足还了3年多。”妻子邱继云说。



卢昱/摄影

石匠赵景仁一直坚持写小说，而他的母亲、要好的工友，都是近期才知道这事儿。他说“我是想通过文字，‘拍下’真正的农民工的生活。”

也需要照顾，家里收入太少，我就不想让他晚上熬夜写东西。”妻子的关心，得到赵景仁的呼应，从1995年搁笔，再提起时就到了2008年。

## 干活，还是逃跑？

赵景仁清晰地记得1995年，第一次离家是去聊城。

“听人说，出去打工挣钱多。我就背着袋子，跟人一起租了个车去聊城干活。自己带着锅灶做饭。连着两三个月吃白菜、茄子，没其他菜，有时候忙了，就吃咸菜对付一天。那次去聊城20个人，5斤油吃了15天，嘴上光起泡。”

“出去打工住得很差。搭个棚子，毛坯工地上，鸡棚、墙面裂开好几指宽的危房我们都住过。有时候在下水沟渠旁施工，我们就地打井，水被污染。有一次下水道的管子挖坏了，焊接的时候要堵上管子的出入口，我们就跳下去拿身子挡上。”

“住鸡棚还算好的呢。有一次我们住在塑料搭的棚子里，春天一刮风就露着天了，赶上那晚上下雨，把铺盖淋得精湿。”

十几年来，一直同赵景仁出外打工的同伴农民杨云道，今年已是63岁，身体不适，在家休养。他说，村里1400余口人，光石匠就有200多。石匠也越来越少，日趋老龄化的，杨云道的哥哥杨云芝，本村毛廉兴、纪井秀等都已年近70，仍出外打工。

“过完年到麦收、麦收到中秋、中秋到过年，是石匠们集中外出打工的时间段。因为只会这一门手艺，所以经常会闲下来等活。”其实很不稳定、没有保障，2008年的时候最不景气，我们连着朝外跑了四趟，都没有活。”赵景仁说。

“我们的活有时候按工，有时按时间，有时承包。一天一个工人能垒三方，多的时候垒六方。赶工期的时候，我们没黑没白地干，身上都贴着止痛膏，根本顾不上治或者歇歇，不然咋能多挣钱。”赵景仁介绍道，自己觉得最累的是背石头，“在机器到不了的地方，三个人抬起一块大石头，放在我的背上，有时还得爬坡背上去。”

出大力气，换血汗钱，可“赵景仁们”有时却为讨得工钱，费尽周折。1998年，在济南长清一风景区内，来自东平的石匠们在工地上辛辛苦苦干了两天之后，发现包工头跑路了。“连生活费都没给，那时候这种情况很多。我当时带了30多人的队伍，想要钱很难，好话说完，干活干到最好，就这样钱还到不了手。”

“不给钱还算是好的，你忘了有一次在高速路上干活，包工头要扣咱，还让咱把工钱吐出来，有个胆小的老乡直接给吓哭了。”虽然是不愉快的经历，杨云道还是笑着提醒赵景仁。

类似的经历，不断在石匠身上复现。2003年，在潍坊下面一个县级市干活，在大包工头不

给工资的情况下，石匠们去理论，这反而激怒对方。“这包工头找当地地痞拿砍刀逼着我，扬言要给我上上‘政治课’：你要是敢带着他们走，就把你的胳膊卸掉。”时间冲淡了最初的恐惧，赵景仁侃侃谈起那段惊险。

“二包工头人很好，怕我性格太直，吃大亏，就劝我先跑，结果大包工头到处派人抓我，说要打死我。大冬天的，我跑出工地20里地，在沟里点了一堆火烤了烤，躲在棉花田里呆了一夜。”

好心的二包工头把石匠们放了。赵景仁租好的长途车已经在工地外接应，他则躲在另一个地方和工友会合。“包工头派人开车追我们，打算逮住我揍一顿。工友们发现了之后，就让我藏在后备厢里。上了高速公路之后，他们没法超车，我总算躲过一劫。”

“有一次在济阳，半夜12点跑的，跑了二十多里地，我还背着两份家什。有人跑丢了，没跟上大部队，你这个小队队长又跑回去找他们，不得又跑了50多里。”杨云道笑着谈起在赵景仁领导下的辛酸事。

“还有一次在泰安南的高速公路上，半夜咱们把做饭的锅灶、油盐给看门大爷，他得了便宜，放走咱们，然后给工程经理‘卖乖’说，管不了咱们这批人，跑啦！那次还追到家，央求咱们再回去。”两个石匠谈起10多年前的共同经历，记忆犹新，“不给发工资的问题后来政府关注了，就落实了。我们赶上好时候了。”

## 实实在在干活甜头

“打灰的稍微加大点标号，按比例兑好防冻剂。砌石头的一定把砂浆填满捣实，掌握好平铺卧砌，该用了石的一定用了石。咱施工要是出了问题，那以后这城市咱就插不进脚来了。”赵景仁的小说《农民工》中如是记载。其实，这正是“赵景仁们”在工地上的真实场景。

“实实在在干活，我们尝到了甜头。不能听包工头的，为了省钱，随便糊弄。”赵景仁说，“有一次在郑州，铺高速公路两边的花架。一场大雨过后，二十多里长的花架基本上都冲毁了，只有我们砌的那一段没有被冲毁，连工程监理都服我们了。”

“我们的工程质量过关，那工钱就该足额兑现。要是耍滑偷懒，不光自己脸上难看，工钱也难要。划不来可以不干，不能让人说我们干不好。我们要走一路响一路。”

正是凭借这股倔劲，“赵景仁们”参与的黄河码头改造、青岛水建工程获得过“鲁班奖”、“泰山杯”等建筑行业工程质量大奖。“虽然只是听说拿奖了，我们连证书都没见着，也不多发工钱，但我们一样自豪。”

出外打工，处处谨慎，也抵不住危险丛生。2007年7月19日下午时分，“赵景仁们”在济南

十六里河工地用石头铺河底。酷暑蒸烤之下，石匠们抬头发现西北方涌来滚滚黑云。

“不一会，雨就下了，我们躲在水沟的桥下避雨。大水突然顺着河道就冲过来了，我们拼命往上跑。雨太大了，有的工友被雨水给呛回来了，我们连拉带推地爬上岸。”

石匠们上来之后，听见一个老太太在石渣坡上呼救，跑近发现是工地附近靠拾垃圾卖废品为生的老人，“我们把老人拉到路上。她的三轮车骑不动了，她又心疼她的家当，我们就又把她车推到墙角上。那时候平地上的水足足有20多厘米深了。”

几天后，石匠们回到水势已去的工地：钢筋混凝土的消力坝，竟然被冲开3米多宽的豁口；几百斤的大石头，从上游冲下来；拿米尺量了量水痕，3米25高。“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冒冷汗啊。”

在城市夹缝中生存的石匠们，有时为图省钱，乘坐面包车赶路，上下班。车破、人超载，只好四处躲着交警。

“有一次，我们回住处。我闻到味道不对，让司机减速停车。我们下车一看，脸都绿了。前面左边的轮胎锅子已经发红，司机拿起水杯倒上水，立马不见了，一股白烟冒起来。”赵景仁回忆说，“司机说幸亏我闻到了，否则车爆炸了也说不准。”

## “成名连想都不敢想”

挣了钱的石匠们，回村后还原了农民质朴的本色，却仍有令人遗憾的事情。“我们出外打工，对子女照顾就少了很多。有的孩子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出去放高利贷，结果弄得家破人散，我们也会伸出手帮助他。大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花钱。我们也有工友借高利贷转行，还借了我们工友的钱，最后还不起，就跑去云南。”

如此种种经历和思考，在出外打工10余年后慢慢沉淀。从2007年开始，赵景仁开始收集素材，想专门写写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石匠兄弟们。

“哪个工地什么情况，很有意思，经历很曲折，感觉有代表性的，我就记在本子上。边干活边记，前前后后记了有10多个工地。”在赵景仁出外打工的账本上，正面是工钱分配，背面则密密麻麻写着小说的雏形。

“我都是偷着写，工友、邻居们都不知道。不敢让人家知道啊，怕不认可，还引来议论，说我不务正业、心比天高等等。2012年，我在郑州打工，被别人看到一次，那人就说没人、没钱，写啥都白搭，所以只能默默地写。”赵景仁的母亲、要好的工友，都是近期才知道他在坚持写小说。

“写东西很寂寞，也有很多乐趣。有时候灵感来了，很合适的情节来了，心里很高兴，会把自己写笑、写哭。有的情节，事后每次读到还会偷偷抹泪。”赵景仁摸着额头道。

“俺不怎么观察他，写好写骂，俺都不管。有时候熬到很晚，他不让我睡，非得给我念念。俺没文化听不懂，他就给我解释解释。”妻子邱继云笑着说。

“有时候大脑很累，就写不出来了；吃得好了，我就写出来了。你看春节时候吃得好，写得就顺。”赵景仁对妻子说。

“还讲究啥吃穿吃好，给你做熟就不错了。”邱继云打趣道。

整理草稿，再誊写到孩子用过的作业本反面，修改修改，如此反复一年多。在济南读大学的大女儿看赵景仁抄写辛苦，催他买了一台电脑，他开始学习“一指禅”写作。“用电脑打到七八万字的时候，系统中毒了，一夜之间全部成了乱码。没办法，我只好重新打了一遍。”

写作的“拦路虎”还有标点符号。“标点符号，好比人的关节。比如应该是分号，我给弄个句号，句子根本没法活动了。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掌握得不好，还要再好好学学。”

“家里有电脑，但是没上网。平时出去打工，一年网费600块钱，太贵了。我现在都是从手机上看看文字，一个月有5块钱流量。”赵景仁拿出3年前的山寨智能机晃了晃，陪伴着他走南闯北10多年的“诺基亚1110”手机，则被包在手绢里珍藏起来。

年轻时，一心想当作家的赵景仁，也有着成名的野心和梦想。那时，他觉得小说成名快，便放弃散文、诗歌等形式，专攻小说。如今48岁，再想到成名一事，他心态上平和了许多：“我看电视上说‘拍客’，他们通过镜头，看清许多平时被忽略的东西。我是想通过文字，‘拍下’真正的农民工的生活。成名啥的连想都不敢想。顺其自然，走到哪算哪吧。”